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呂子奇氣得銀鬚逆豎，厲聲大叫道：「進門容易出門難，老夫偏不走，看你什麼手段把老夫弄出去！」

那僕人臉色一沉道：「呂老生，小可們已經容忍再三，您若是再要不知進退，小可們也要得罪了！」

說完又沉聲對旁邊的僕人道：「把呂老先生請出去！」

有兩個僕人飛身前撲，動作奇速，可是他們進到一半，就像泥塑木雕般地停住了，原來呂子奇受過一次折辱，知道這些僕人個個身手非凡，不等他們近身，就發出兩枚錢鏢，制住他們的穴道。呂子奇用手一抬，收回了錢鏢，那兩個人的穴道猶未解開，仍是呆立如前，呂子奇才冷笑了一聲道：「老夫的十二枚金錢鏢，向來都是達到絕頂高手時才出手使用，今天用來對付你們，實在太屈辱了！」

說完離開手掌，擲落一把銅屑。

那僕人怔了一怔方道：「呂老生金錢鏢絕技固已蜚聲宇內，想不到掌上功夫也願如此精絕，一握碎金，這份火候實在令人敬佩，小可自揣冒昧，頗想領教一下！」

說完從袖中掏出一根細長的金屬鏈條，先用手一抖，變成一根長約五六尺的軟鞭，指向那兩個受制的僕人！

叭叭兩聲，那兩人的背上各挨了一下，雖然各栽了一個跟頭，卻已將穴道拍開，忍痛退到一邊！

呂子奇卻為之一怔，他錢鏢打穴是取那兩人的前心將台穴，閉住他們的氣血運行，才制住他們的行動！

即使要解開他們的穴道，也應該受制的地方著手，可是那僕人的軟鞭卻是攀在他們的背上，硬是用內力震開他們的穴脈，看來這個駱仲和的確是不簡單，他門下的僕僕都具有如此身手，他本人還了得嗎？

而且那手持軟鞭的僕人運鞭的手法輕鬆自如，恐怕還不好應付，心中雖如此想，口中卻不肯示弱，哈哈一笑道：「來吧！老夫把你們都收拾下來，再找你們主人說話！」

那僕人手持軟鞭朝天一抖，振得筆直，然後也冷冷一笑道：「小可蒙家主人傳授幾手破招，原為防備穿壁躍牆的小毛賊之用，自然難與老先生金錢鏢神技相抗，可是小可責任在身，也不能不管聽由老先生入內，祇好請老先生手下留情了！」

口中說得客氣，手下卻不含糊，鞭光閃耀，舞得風雨不透，先將自己全身罩住，然後向呂子奇撲過去。

呂子奇倒是難了，他除了掌中錢鏢外，從不攜帶武器，這僕人軟鞭舞得一點空隙都沒有，錢鏢一時無法攻進去，自己赤手空拳，不知將如何與之相搏。

以自己在江湖上的身份而言，別說是被他的鞭子打中了，就是被逼得離開了所站的地方，也是一件丟人的事，可是照目前情勢看來，除了退避之外，簡直就沒有別的路可走，祇得運氣於臂，想利用功力破架開對方的鞭勢，然後再回他一鏢！

主意是打定了，把握卻不大，照這傢伙一鞭震穴的程度看來，自己的肉臂是否能擋得住他的一鞭還成問題！

江湖人重名甚於性命，寧可丟命不能丟人，事情擠到這個程度，他也祇好咬牙一拼了！

那僕人鞭舞雖急，進勢卻慢，那自然是為了忌憚他錢鏢的原故，可是十幾丈的距離，要拉近也是很快的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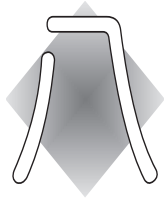
兩個人的間隔祇剩丈許，再除去五尺來長的鞭身，相距實際祇有半丈，呂子奇已可感覺到迫人勁風，心中更感駭然，別說是用手去格架軟鞭了，以這股勁風，也推擠得他幾乎站不住腳！

正當他咬緊牙關，想反迎上去時，耳邊窮聞一聲厲叱，接著眼前白光一閃，又是一陣叮鏘的脆響！

然後他看見金蒲孤手中持著一柄寒光映眼的短刀，臉上一片怒色，那僕人手中的軟鞭祇剩下尺來長一節，地下卻做著三四寸長的斷鞭，總數有十幾段之多！

不用說，一定是金蒲孤突然出手，解了他的困，而且他的那柄短刀也正是得白崇明島的無雙利器——修羅刀。

(一四)



## 墓

## 村

● 橫溝正史

然而這位濃茶尼姑口中喊叫的內容，為什麼會跟上回寄到我住處的警告信的詞句相同？像她這樣半癡狂的老太婆，不可能寫出如此條理清晰的警告信。難道寫這封警告信的人，是從這位半癡的老太婆口中得到靈感，才寫出那封信的？這些疑問，當時已經悄然留在我心中。

第一次看見我出生的家，比我想象中的還要雄偉巨大。這是一棟具有相當份量與安全感的建築物，土牆圍繞的宅邸內，有高聳雲天的杉樹，當我們穿過大門走向玄關時，旁邊的板門後面有一位女傭模樣的女孩走出來。

「西屋的少奶奶，歡迎歡迎！門外的人在嚷嚷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事，別理他們。阿島，你趕快進去通報，說美也子將辰彌少爺帶回來了。」

「辰彌少爺……」

那位名叫阿島的女傭睜大眼睛看著我，然後用小跑步奔向裡面去。

「寺田先生，請進請進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進入寬大的玄關的那一刻，我的心臟因緊張而狂跳不已。

我們等了一會，剛才那位女傭的後面跟著一位三十五、六歲的少婦，頭上夾雜著幾根灰白的頭髮，瘦小蒼白的臉頰顯得有點沒生氣。

「西屋的人都有著高亢的聲調，聽起來非常誇張，這位少婦的語氣裡沒有一絲熱情，動作也溫吞，但未必是她沒有誠意，可能是身體不好，因為她臉色蒼白，眼睛看起來也無神。」

「春代，真不好意思，麻煩你出來接我們。我來為你們介紹，這位是辰彌，辰彌，這位是你姐姐春代。」

美也子跟這家人非常親熱，她一面為我們介紹一面脫下鞋子走進屋內。

我和春代姐姐各自站在玄關的上下方行禮鞠躬，她似乎有點畏怯，一接觸到我的眼光，立即避開了。

這是我與同父異母的姐姐初次見面的情景，我對她的第一印象還不壞。

姐姐的相貌雖然稱不上是美女，但受到大家庭的熏陶，全身流露出善良的氣質，無形中紓解了我的緊張感，我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。

「對你弟弟的印象如何？」

「啊……沒想到他已經長大成人了。」

姐姐像小女孩一樣瞞了我一眼，倏地臉頰潮紅，低著頭歎息一聲笑了起來。從她的樣子看起來，她對我的第一印象似乎還不壞。

「姑婆她們都在等你。」

我們跟在姐姐的後面走進屋內的長廊。從外面看這棟房子，感覺就已經非常宏偉，到了裡面，才發現比想像中更壯觀。當我穿過橫越十五間房間的長廊時，彷彿有種誤闖入寺院般的錯覺。

「姐姐，姑婆她們在離館（註：與主屋分離的房子，一般多是會客或宴會的時候使用）嗎？」

「姑婆說因為第一次歡迎你，所以安排在那邊見面。」

(二十七)

# 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卻說昨日園中的那位佳人，便是華刺史的女長女柔玉小姐。那綠衣女子是華家的家生女，幼失父母，華夫人愛他生得清秀聰明，養在身邊，如同骨肉，喚名韓香，一家上下，都叫他做韓姐。華刺史幾番要收他，華夫人不肯，要將他嫁一個單夫獨妻。這韓姐和柔玉小姐極好，每日在夫人前走一走，便來和柔玉小姐一處，行住坐臥不離，因此也識字能文、柔玉小姐凡有甚心事，都不瞞他。那青衣女子名喚絳雪，是從小服侍柔玉小姐的婢子。韓香、絳雪和小姐三人，都同心合意的。昨日柔玉小姐見蔣青巖的人品才學，心下十分愛慕，不好說出，韓香也看破幾分。這日韓香聽得夫人有個侄兒到了，忙到屏門後張看，一眼張見是蔣青巖，心下著了一驚，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，這生原來是夫人的侄兒。」忙走到後面妝樓上來，向柔玉小姐道：「小姐，你道奇也不奇，蔣家官人就是昨日園中的那蔣秀才。」柔玉小姐聞言，驚喜道：「他昨日說他姓蔣，彼時我不曾留心問得，原來就是蔣家表兄。」韓香笑道：「早知是自己兄妹，便留他多做幾首詩也不妨。」柔玉小姐道：「於今既是兄妹，後面請教他的日子正多哩。」絳雪在旁笑道：「韓姐，祇怕他要告訴夫人，說我昨日拿他當賊哩。」柔玉小姐也笑道：「體得亂說，恐人聽見。」

正說話間，一個丫頭走來說道：「二小姐、三小姐都在浣霞亭上等小姐，同去見蔣官人。」柔玉小姐聞言，忙去換衣服，打扮得沉魚落雁，比昨日又勝幾分。絳雪相隨，韓香也在後同行，竟望亭上來。祇見掌珠、步蓮二位小姐，也打扮得如花似玉，一齊上前接住，說道：「姐姐，我們今日得了一個哥哥，大家同去看是個怎樣的人。」柔玉小姐道：「他是大家子弟，幼時又有舅舅教訓，料不俗惡。」說罷，同到屏門背後，先著絳雪去向華夫人說知。華夫人道：「我兒，你們快走出來，見了你蔣家哥哥。」這三位小姐都低了頭，一步一步，就如仙子乘雲一般，香風淅淅，輕輕走到堂屋中間，三人朝上並肩站了。蔣青巖慌忙立起身來，向他姊妹三人，深深作了三個揖，他姊妹三人，一齊答禮。左右搬了三張椅子，安在夫人下手坐了。華夫人指著三個女兒向蔣青巖道：「這是大孩兒柔玉，這是二孩兒掌珠，這是三孩兒步蓮。」

蔣青巖道：「姑娘雖是無子，有這般三個妹妹，何愁晚景？」

(十五)

# 招魂

倪匡

那柄劍，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品，精光閃閃，奪目之極，在月色之下，更有一股陰詭之氣，叫人看了不由自主，心頭生寒。

他提劍在手，擺了一個架式，左手握著劍訣，舞起劍來，倒也中規中矩，一面舞，一面還在不斷發出那種難聽之極的嗚叫聲。

約莫舞了十來分鐘，他提起劍來，向身邊一株小樹砍去，「喀」的一聲，手臂粗的小樹，一下被砍斷。我心中一驚。這柄劍那麼鋒利，要是在一個瘋子的手中，那可不是鬧著玩的。

在小樹斷下之際，那人恨恨地道：「恨不能殺反賊如斷此樹。」接著，他又是一聲長歎：「可恨太祖高皇帝，南征北討，打下大好江山，竟斷送在我的手裡。」

他恨聲不絕，神情也在逐漸加深痛苦，突然之間，又是一聲大叫，接著一聲長歎：「真無面目見高皇帝於泉下。」

說著，他雙眼瞪得極大，一咬牙，竟然提起那柄鋒利無匹的寶劍來，向自己的脖子便割。

突然之間，會起了這樣的變化，我和齊白兩人怎麼也想不到那柄劍如此鋒利，抹上了脖子，就算一時不死，荒山野嶺之中，上哪裡去找醫生？而我們和他相隔至少有三十公尺，想要出手從他的手中奪下劍來，是怎麼都來不及的。

我不管齊白怎樣想，在這樣的情形下，總是救人要緊，我陡然躍起，一面大喝：「且慢。」

雪亮的劍刃，和那人的脖子，相差祇有半公分，而他握劍的手，也不是十分穩定。那柄劍看來相當重，正在顫動，那麼鋒利的劍刃。隨便碰上一下，便非皮開肉綻不可，所以我已向後躍出，不容他先發問，就喝道：「太祖高皇帝打下的江山，還是由高皇帝子孫承襲，何恨之有？」

那人手中劍一橫，劍尖直指向我，神情可怕之至，厲聲道：「何方賊子，敢出言不遜？」

我在他面前站定，冷笑道：「還有更不遜的哩，江山歸於一家一姓，這種事早就沒有了，我不管你人是人是鬼，也不管你在做什麼夢，也該醒了。」

我的話未曾說完，那人大吼一聲，踏步向前，一劍已向刺來。

在他舞劍之際，我已經看出，這人對於劍術，其實一竅不通，祇不過手中握著劍在亂揮亂舞而已。但饒是如此，由於他手中的劍實在太好，所以當他不成章法，一劍刺來時，仍然帶起了一股寒氣。可以想像，這柄劍，如果在一個劍術名家手中，全閃起什麼樣的寒芒。

我在躍向前之際，就早有準備，落腳處，正在剛才被他砍斷的那株小樹旁，樹雖不粗，但是倒在地上的大半截，倒也枝葉茂密。這時，他一劍刺來，我向後略退，一腳把半截樹擡了起來，向那人劈頭劈腦，壓了過去，那人陡見一大團東西，帶著風，劈面而來，嚇得慌了手脚。

(六十五)



「你有選擇的機會，嗯？」他挑眉，很樂意看見她這種反應。

「好啦！嘉芝在你出車禍的隔天就出國了，本來她連我的跨年婚禮都可能沒辦法參加，是我好說歹說，她才願意趕回來。」

「出國？！她去哪裡？跟誰去？」辜仲鳴眉頭緊皺，忽然想起那天跟嘉芝在一起的陳漢生。

「不知道，嘉芝不願意說，但她說是去工作。」厚！她這個大哥，人在的時候不追，等人走了，才在這問東問西的。

「對了，她臨走前，托我把一袋東西交給你。」辜仲鳴把那袋東西交給大哥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看著那袋東西，辜仲鳴有種不好的預感。

他想起自己回到身體後，第一次跟嘉芝見面時，她根本不給他好臉色看，這證明她真的很生氣他不記得她這件事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大哥，你快點打開來看不就知道了。」她也很好奇裡面是什麼。

他把袋子打開，拿出一疊圖紙，還有一張照片。

「噢？為什麼嘉芝畫了這麼多張你的素描？還有一張她的照片？」辜仲鳴搞不清嘉芝為什麼要拿這些東西給大哥。

「哥，你跟嘉芝該不會以前就認識了吧？」

如果不是這樣，為什麼嘉芝會畫這麼多大哥的素描？而且看起來不太像是最近畫的。

看到那些素描跟那張嘉芝在那間鬼屋前的自拍照，辜仲鳴的驚訝不比妹妹少，他完全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仲鳴的問題。

難道要說他之前變成靈魂的時候，在嘉芝家住了一陣子嗎？這種鬼話說了誰會信！

而且，她為什麼要把這些東西給他？難道——撇清關係？她想把他們曾經共有的那段回憶忘光光？

為什麼她要這樣？

啊！慘了！那天在金銀飯店，他跟馬倩倩——

辜仲鳴的臉慘地刷白，這下子，他真的徹徹底底的完了。

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「仲柔，有沒有看見嘉芝？」

在教堂外，辜仲鳴緊張地問著妹妹。今天一整天，他這個新娘的哥哥，除了忙著招待婚禮的來賓外，就是一直忙著找歐嘉芝。

而她像存心躲著他似，讓他怎麼樣也找不到。

大家也像聯合起來整他一樣，一會兒說她在東，一會兒說她在西，整到他頭昏眼花，最後卻連根她的頭髮都找不到。

「喔，有啊，她剛才接到我的新娘捧花之後，就往花園走去了。」

看大哥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辜仲鳴決定不要他了，讓他去找嘉芝好好談談。

「謝了。」

一知道她的去處，他立刻迫不及待地往教堂後面的花園跑去。

還好花園不大，終於讓他在花園中庭的噴水池旁找到她。

她今天穿了一件雪白的伴娘禮服，將她整个人襯托得像個白雪公主，美極了！

看著她站在噴水池旁的背影，辜仲鳴的心跳急遽加速，手心開始冒汗，站在離她十公尺遠的地方，裹足不前。他知道她一定還在生氣，今天她對在場的每個人都是笑笑的，唯獨在看到他時，臉是臭的。

(四十九)

# 天使花嫁

陶崇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我們用心

聖路易新聞

電話：314-991-3747

傳真：314-991-2554

E-mail: ad-slcj@slcjournal.com

網址：www.slcj.us

Gladys & Henry center for Senior Living

自2026年5月4日星期一上午9點起，皇冠老年生活中心將開放 Weinberg 大樓、皇冠中心一期和 Tallin 大樓的所有第8條款補貼、住房基金、可負擔稅收抵免和市場價格租賃計劃的等候名單。

申請資料包可向www.crown-centerstl.org下載，或發送電子郵件至info@crowncenterstl.org索取，也可致電或前往位於8350 Delcrest Drive 的管理辦公室（電話：314.991.2055）索取（辦公時間：週一至週五，上午10點至下午3點）。如有任何疑問，請發送電子郵件至info@crowncenterstl.org